



Rubbish Communication

置之死地而后生：基于“新三国士兵情绪-战争结果”理论的统计显著性生产机制研究

雅雅的旺旺man¹, *小红书ID (5049570315), 豆包²

¹历史幽默实验室, ²豆包公司

*alpha@lab.edu

本研究探讨了在量化社会科学计量模型结果不具备统计显著性下, 截止日期 (Deadline, 简称DDL) 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者的心理状态, 进而“优化”模型结果显著性。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未能解释为何在部分情况下, 统计显著性 ($P < 0.05$) 往往仅在DDL临近的极限时刻才会出现。本研究引入“三国士兵情绪-战争结果”理论 (TK-SEWO), 构建了一个“情绪-行为-结果”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 随着DDL的迫近, 数据分析结果统计显著性持续不理想会导致研究者实现“胜兵-骄兵-败兵-哀兵”的本体相变, 尤其在“哀兵”状态下, 研究者对数据进行更具创造性的解读或处理, 最终产出符合发表要求的统计显著性结果, 契合了“哀兵必胜”的古人智慧。本研究为理解当代量化研究中的“显著性通胀”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DDL; TK-SEWO理论; 统计显著性; 本体相变; 哀兵必胜

1 引言

在当代量化社会科学研究中, 统计显著性 ($P < 0.05$) 已成为学术成果发表的“硬通货”。然而, 大量研究者在科研实践中遭遇了持续的“显著性匮乏” ($P \geq 0.05$), 尤其是在远离截止日期 (Deadline, 简称DDL) 的时刻, 上述情况出现频率更高。而一旦进入DDL倒计时阶段, 原本不具备统计显著性的结果便会奇迹般地呈现出完美的星标 (*) 排列。

这一现象在经典量化社会科学研究中被视为“玄学”, 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每当有人求助“模型结果不显著怎么办”时, 资深研究者经常直言相告“等到DDL之前就显著了【手动狗头】” (Small Red Book's users, 2025)。既有研究将

其简单归因于“DDL是第一生产力”, 却未能深入剖析时间压力如何转化为统计显著性产出的内在心理与行为机制。

为填补这一理论真空, 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新三国士兵情绪-战争结果”理论 (The Neo-Three Kingdoms Soldier Emotion-War Outcome Theory, TK-SEWO) (Three Kingdoms Collective Group, 2010)。其核心是“情绪状态-行为策略-结果反馈”的封闭循环系统, 即“胜兵必骄, 骄兵必败, 败兵必哀, 哀兵必胜” (图1)。传统上, 该理论用于解释或预测战争中军队的士气演化与胜负转化, 本研究将其进行学术生产场景的重构, 旨在揭示“哀兵”状态如何成为产出统计显著性结果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图1 “新三国士兵情绪—战争结果”理论示意图（来源：B站新三国研究视频评论区）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范式，旨在理解研究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主观体验与意义构建。数据收集基于数字民族志的非介入式观察方法。

我们选取了中国两大顶尖学术情绪集散地——Bilibili 相关视频评论区与 Small RedBook（小红书）作为数字田野。抓取了N条（N绝对大于1）关于“结果显著性”、“毕业/发表危”等相关词条的高热度动态及其评论区互动，将这些文本碎片拼凑出了一个典型的“处于DDL恐慌中的量化研究生”画像。为弥补无法进行长时段随访的缺陷，本研究采用“叙事拼贴法”（Narrative Collage），将不同用户在所处研究过程中不同时间节点的情绪、行为表述进行时序整合，构建出一条理想化的“情绪-行为演化路径”。

基于TK-SEWO理论，我们将研究者追求统计显著性结果的过程定义为一个不可逆的四阶段路径，并锚定其因果链内核：“士兵情绪”对应“研究者科研情绪”，“战争策略”对应“分析策略”，“战争胜负”对应“统计显著性结果”。

本研究对所有采集到的网络文本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名、IP属地及时间）实施了严格的匿名化。文中引用的所有用户生

成内容均已剥离原始身份信息，以确保没有任何受试者的隐私数据在研究结果中被泄露。

3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将TK-SEWO理论重构为学术生产场景下的微观机制。随着DDL迫近，研究者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心理与行为重构。这一过程并非随机漫步，而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演化闭环。我们将这一机制概念化为“基于DDL时间压缩效应的本体相变路径”，如图2所示。该模型清晰地描绘了研究者如何从最初的“胜兵”状态，经过“骄兵”与“败兵”的震荡，最终坍缩为“哀兵”状态，从而触发统计显著性的涌现，再成“胜兵”。



图2 基于DDL时间压缩效应的本体相变路径

3.1 第一阶段：胜兵必骄

此时研究者所处情境是在科研项目的初始阶段，距离DDL很远。研究者刚获取数据，设定了宏大的发表目标。由于缺乏客观的外部反馈（如模型报错），主体对数据质量持有盲目的乐观主义偏差。这种对自己未来的良好预期和虚假的胜利感可能使得研究者忽视数据清洗，随意套用模型。根据TK-SEWO理论，这种傲慢使得研究者成为“骄兵”。

3.2 第二阶段：骄兵必败

随着初步分析的开展，数据展现出其混乱的本质。面对 $P > 0.1$ 的结果，研究者可能拒绝承认失败，将其归因于“软件故障”或“偶然误差”。研究者试图通过微调模型（如无理由取对数、随意增减控制变量），来获得具备统计显著性的结果。但是在几次调整后依然无法解决，标志着“必败”阶段的到来，此时研究者成为“败兵”。

3.3 第三阶段：败兵必哀

研究者进入“败兵”状态后，依然会经历连续的报错与否决。此时，DDL的逼近与失败的累积效应交织在一起，转化为深度的心理焦虑与发文/毕业危机。在这一阶段，主体的自信心降至冰点，开始质疑选题的可行性甚至自身学术生涯的意义，当负面情绪达到临界阈值，研究者正式转化为“哀兵”。然而，TK-SEWO理论指出，“哀”并非消极的终点，而是能量转换的关键起点。它能够推动研究者剥离思维定势，为推动研究结果统计显著性的出现储备势能。

3.4 第四阶段：哀兵必胜

此时，为了毕业或发表文章，研究者爆发出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状态下，主体与数据的交互不再受传统教条的限制，而是进入了一种“高维度的探索性审问”模式。这种由绝望驱动的认知升维，使得研究者能够精准地识别并剔除那些阻碍显著性的异常之处，从而在统计学意义上实现“必胜”。因此，显著性（ $P < 0.05$ ）并非数据的固有属性，而是“哀兵”在生存本能驱动下对客观现实进行重构的必然结果。

4 结论

4.1 哀兵的胜利逻辑：从“求真”到“求存”

在DDL迫近之时的“哀兵必胜”阶段，主观能动性的极致发挥是统计显著性涌现的关键。正如新三国战略家偏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现代研究者只有经历过“哀”的痛苦，才能放下对固定思维的执念，转而采用灵活策略或开启“灵视”，在海量数据中寻找那个唯一显著的变量或数据组合，从而达到显著性要求。

4.2 历史虚无主义循环：学术界的“TK-SEWO理论困境”

TK-SEWO理论不仅是一个单次博弈模型，更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历史循环模型。当“哀兵”在绝境中通过爆发式的主观能动性——即对数据进行创造性处理——成功构建出统计显著性并完成文章后，他会瞬间获得制度性的正向反馈（如毕业、晋升）。这种反馈将迅速抚平焦虑，可能使其在下一个科研周期伊始重置为自信的“胜兵”。这种“胜、骄、败、哀、胜”的无穷循环，构成了当代部分学术生产的微观动力学基础。它解释了为何部分学术界虽然论文数量激增，但实质性突破却停滞不前——因为有些成果属于“虚假的必胜之仗”。

本研究表明，研究生在DDL逼近过程中展现出的情绪演化与显著性生产，实则是TK-SEWO理论在现代学术场域的全息投影。我们验证了学术体系中的至理名言：DDL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利用DDL制造“哀兵”状态，这或许是提高论文完成率、维持学术繁荣（至少是表面繁荣）的一项有效措施。

致谢

感谢Bilibili与小红书学术相关讨论区的各位用户，为本研究提供了灵感，感谢《三国》影视剧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感谢Rubbish Communication编辑部、豆包在撰写本文时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Small Red Book Users. (2025). Collection of "Model Not Significant" Threads. Digital Archive of Academic Anxiety.
- [2] Three Kingdoms Collective Group. (2010). Integrated Theory of Soldier Emotion (NTK-SEWO): A Meta-Analysis of Military Dialogue from 208 AD to 280 AD. (Transcribed by Bilibili Users). Journal of Classical Strategic Management, 3(10), 1-95.

